



赤穂義人録

全

又 5
4774



門 又 5
號 4774

又 5
4774

義人錄序
時秋積雨新霽戶外履聲鏗然出而迎之
則奧子復谷勉善及石慎微也於是出義
人錄相與讀之讀罷繼之以泣慨忠善之
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嗟理義之悅人心嘆
孟氏之不吾欺慎微曰赤穗諸士朝廷
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其行
並以義人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私議
非公法乎勉善曰不然昔孤竹二子不聽

書局
九
月
日

武王之伐紂。而身距兵於馬前。令赤穗諸士不聽。朝廷之赦義英。而衆報仇於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武王國家之盛也。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為非。武王義諸士者。獨以為非。朝廷耶。

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于家。而不能使諸士免法吏之議。命也哉。三子者。皆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是錄者。日東元祿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儉齋。



赤穗義人錄

鳩巢室 直清著 東都學士

東山帝

常憲大君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 天使柳原大納言資廉

高野中納言保春來聘東都 上皇使清閑寺中納言熙定與

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世稱敷屋敷先是將軍舍内匠頭淺野

長矩國城在播磨赤穗左京亮伊達宗春國城在伊分領館待事長矩

所領繫皇使上野元名吉良義英近江守大友某等皆以高家與

焉朝廷尊其官爵待以不次謂之高家長矩自以無齒不習

舊儀乃因閣老固辭不聽閣老曰野州老成練達故事君宜與

之謀然後施行亦無難也何以辭為義英以官齒之高居諸高

家之上每京宦至未嘗不趨陪其間焉以此自矜其能驕人而

前時共事者利其指授則多行賄賂以諂之長矩為人強梗不

閣宣作閣成
按朱家所謂
閣老字官之
長而與聞大
政者與此方
老中異英固
成按義英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不可矜驕也
然長矩亦有
罪何也位貴
笑齒有長矣
習矣有不能
重而不成事
之成亦天
之恭敬而却
遲匹夫之怒
以辱厥君由
此云之
後云左祖而
何也
按散樂世乃
唐宋之所謂
百戲也今之
所謂能者古
之所謂樂也
與百戲之繁
大異矣

與屈下以為己與義英同執公事不可私為阿諛未嘗請謁問
遣以取其歡以故甚不相善他日長矩謂義英曰朝廷不以
僕不肖使典賓禮願君有以教僕義英曰雖僕亦不知禮也且
行事之間難仰他人君宜有以自處焉長矩又以問老之意語
之義英曰雖然君事非僕所與也長矩心深怨之十二日將軍
御前殿世稱大引見京使受廣詔十三日為京使設宴有散樂
能世云自己至申樂閣使臣乃出十四日有御命御白書院別殿
親咨此云御請詔寺遣京使先期諸閣老及起居臣僚此云御舊勳
諸侯此云御請皆朝服趨之如元日儀長矩等集廊廡下議事
問義英曰天使至吾輩惡乎迎諸迎諸階下為宜否義英曰
此等淺近事君尚不知而今迫期急議無乃為衆笑耶會元
妃藤原氏遣內使謝恩天朝嚮有詔存先使柁川與三兵衛

成按勇者固
當相擊怯者
不暇于奔逃
此擊未必有
此事醜

至候將軍行禮畢還報與三兵衛謂長矩曰幕下行禮畢
告僕長矩曰諾義英在傍謂與三兵衛曰君所議何事僕當與
聞焉不然恐失便宜長矩知其少已色動乃默起義英言於列
曰鄙野之子屢曠於禮不亦辱司賓之選乎長矩聞之不勝積
怒乃反呼義英一聲以刀擊冠中頭血流義英眩惑無意與敵
以手再擊之中脊與三兵衛從長矩後抱止之大友某呂川某
扶義英起事聞將軍大怒命囚長矩置右京大夫田村建頭
邸建頭國城在主者網輿送致網輿例以能登守戶田忠真
國城在下總佐倉後徙越後州高田代長矩於是朝議以白書院血污不可以
待京使命更張黑書院叙別殿令趨陳設趨讀將軍召閣老相
將軍出御黑書院行禮畢遣京使西還是日將軍召閣老相
摸守土屋政直國城在常陸土浦諸國老月輪一人命以今日

成按熟規此
等事長矩之
罪亦不淺

禮接 天使在人臣最當場厲戒懼以禁紛爭而長矩率意闕
狠喋血殿陛以私怨滅公法其賜死政直遣大監察付此云大目
下總守莊田某詣田村氏郎令長矩受辭自殺點屬吏一人相
之少監察二人多門傳八郎大監視殺者先自以刃斬腹相者
以後後列之謂以刑示鑑長矩遂自殺以死牙大李頭長廣使人來
收尸以歸葬于芝泉岳寺或曰長矩遠江守美共事泰實與長矩相善
去死數矣顧公事之日光司山陵毀事其人驕傲以不敬害人僕與
之會彼待君必無禮願君為私怨毀事之不忠是長矩曰辱見忠告與
不受教然事固有不禮願君為私怨毀事之不忠是長矩曰辱見忠告與
谷勉善聞之安藝候家人曰前年下野守戶澤政庸與長矩語
及其父上總人自以年與美從前事野守戶澤政庸與長矩語
長矩曰尊天人在坐聞之至是長矩則通此安藝候則不能也當
時小望原長州有御武大善所聞大垣是此必長矩本邸宅
坐客而一人事也則當以武大善所聞大垣是此必長矩本邸宅
與或人之事也則當以武大善所聞大垣是此必長矩本邸宅
在鐵采女正戶田氏定長國城與戶田氏包俱要長矩父前內藤忠
炮洲采女正戶田氏定長國城與戶田氏包俱要長矩父前內藤忠

種包之女生長矩氏定以士卒往環守邸安藝守淺野綱長在國城
氏包之女生長矩氏定以士卒往環守邸安藝守淺野綱長在國城
藝廣島為室遣將卒二百人超出邸內人衆及掃除門巷屋舍
赤穗侯宗室遣將卒二百人超出邸內人衆及掃除門巷屋舍
至夜以郎授氏定乃去十五日諸侯朝賀如例問老令大監察
見諸侯論以長矩賜死事是日函長矩弟大學頭長廣于私室
長廣別賜祿奉朝請居長矩本莊宅無于每飯藩請官以長
廣為嗣至是坐長矩事函用○九諸侯未五嗣者每飯藩請官以長
親族中一人定為遂命諸閭老議收赤穗城邑令大垣候下教
嗣至有子乃止遂命諸閭老議收赤穗城邑令大垣候下教
赤穗論告城中軍士待受城使至內城邑於官九郡國留
守臣名以本藩守城藩主有罪因除朝廷收其城邑必請藩
主肯然後內之今赤穗侯既死故大垣公代本主授者
安藝侯大垣侯復遣家臣各數輩詣城下監視及隣國諸侯各
警士卒至境上備變十九日有命悉收長矩都下別宅獨以本
莊宅與大李頭居二十六日吉良氏義英病免職高家掌禮儀
職將軍以美英無罪命治傷俟愈起視事如故然衆皆以義英

前倨而後怯也訛笑之不己其子彈正大彌上杉綱憲國城在
澤為義美謝病請免聽之初播磨守上杉綱勝有妹嫁美與生
綱勝卒綱憲立是為彈正大彌生二子長曰民部大輔吉憲次
曰左兵衛佐美周後美美復養綱憲次子義周為嗣
二十八日受城使泅路守脇坂安照國城在播肥後守木下利
康中國城在備蚤東都赴赤穗少監察荒木十右衛門柳原采女
副焉因命安照以家衆留守赤穗城龍野與赤穗接以原石新
左衛門岡田莊大輔知郡事此云郡代受城使安照等自前旬
先是赤穗邸報至國初告變起者原總右衛門大石賴左衛門皆
日馳二里百九五國老石內藏助良雄後見及用事臣大野九
日而至赤穗三九赤穗士員會議廷上良雄曰王辱臣
即兵衛某與其餘群臣三百八人會廷上良雄曰王辱臣
死此誠吾輩節死之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虜死實難諸君欲以
何死哉坐中壯士皆曰有枕是城以死耳亦何議良雄曰諸君

言固然但人臣之美犹有可自効於國者當盡力焉耳今主家
既滅無力以復之獨有兄弟大孝君可以奉先君之祀某等宜
以死請朝廷為先君立後焉而朝廷不聽則東城決戰以
死而從先君於地下固其所也九郎兵衛等皆首鼠兩端議未
決而罷或曰中有新進士二人言曰某以羈旅臣未仕於國日
殺之境後二日良雄復會衆述前議九郎兵衛曰不可夫據城以
請是妄上也其為先君立後也可冀乎吾輩虽死何之益之
有適足負悖逆之名以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
士而無義必辱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向而顧以畏死苟免唯
唯奉上為務不亦無恥之甚乎吾所最恨者使天下人聞之以
為赤穗數世艱士無一人知大體者亦辱先君之名也今縱無
尺寸以補於國而又辱先君之名為何如哉衆皆曰大石君議

是也九郎兵衛不得已亦從之良雄於是撰多川九左衛門月
岡治右衛門使東都口授意指而遣之因與衆約以後二日復
會城上曰當閉城固守以俟官使至乃歸死耳及期衆赴會者
五十五人奧野將監吉田忠左衛門佐小左衛門河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小川九郎長六郎左衛門藤伊右衛門稻川總右衛門岡野金右衛門田川權右衛門野門渡部角兵衛幸田幸田總右衛門瀨久太郎田九權右衛門野寺十内子幸右衛門上島里村伴右衛門瀨田多藝太郎九衛門小野寺十内子幸右衛門上島彌助中村清左衛門高橋木平左衛門野間喜兵衛藤左衛門上島勸助灰方藤兵衛高橋儀左衛門仁平鄉右衛門管子次郎中村戶新介千馬三郎兵衛河野八兵衛神崎與五郎大高源五武門貝賀彌左衛門勝田新左衛門野三平豐田八太輔右衛門子源兵衛矢頭長助子右衛門七三村次郎左衛門并大石主稅瀨左門為其餘不至良雄曰官使至且有日而衆離叛如此
夫以赤穗一城招天下兵虽舉全國之衆犹恐不能支一月况
此藁爾之衆尚不足以守一尚而欽此戰焉則吾見其兵朝交

而城夕接徒以弄兵為天下笑不如因官使以此意自陳然後
相與自殺城上以明志為愈於諸君何如衆曰甚善良雄曰請
與諸君盟可乎皆曰可乃出盟書以示之衆名署姓名押字點
血世盟書連署同盟姓名及良雄於衆中讀已乃曰吾於今
見諸君報主之志矣當與諸君決計在今日耳但有一事於此
願與諸君謀而決之何如衆曰願聞之良雄曰先君怒義美無
禮戮之於朝不克而獨罹於禍是義美吾君之讎也今義美
在矣吾與諸君義不與共戴天竊為諸君計莫若相與戮力共
謀以討義美而殺之均之死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不幸
事不就犹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衆踊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
身殉之獨老羊人謂良雄曰此計固善顧此事不易非可計日
得也命朝不慮夕恐事未集而吾輩先死則他日無以自白耳

竊謂不如從前議為得良雄曰臣僕亦多病不無此慮然吾與諸君同體一心不幸而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事固不逆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事成矣縱此衆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事况未必然乎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知諸君之志果有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夫挈餅假器之譏諸君毋以為意四月四日夜多川月罔至東都初兩人從赤穂良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既西於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屬大垣侯請命於朝淺野本性安井氏彦右衛門公族也二朝人並赤穂巨室自去歲從赤穂侯在邸翌日俱詣大垣侯言曰赤穂老臣大石良雄等使臣二人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朝賜死臣等敢不奉承然兩下相殺國有常刑人兩下相殺一廷不論曲直必兩殺之以過推及今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亂國初以素著為令

故而大刑獨加寡君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血寧死不悔臣等一二老臣固知崇朝廷一統之政而偏遠之臣頑愚之衆惟知盡忠所事而已臣論以逆順之分然衆心不可同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朝廷也但欲即城自殺以明人臣之分爾若朝廷更有處置使亡膚之臣去國而有辭於天下則臣等以衆而退惟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此事大不可若達於朝自大學頭以下重得罪是群臣欲忠反不忠於國世因與良雄書曰使者兩輩來聞城中軍士之議亦由邊鄙暴悍之習不達朝廷之法內匠頭平生恭謹敬於事上卿等所知也今為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城邑上入於官明本藩始終無貳心於朝廷亦內匠頭之志也雖群臣所以盡忠亡主之道亦何以加之官使臨邑卿等宜嚴警軍士俟指麾進

退無得自縱急令城中軍士知悉此書本以國語為之出書示
兩人曰卿等能使良雄等後寡人之言否兩人曰諾安并藤井
亦附書以大垣侯所戒為言即日兩人馳還赤穗直清謂多川
謂辱使命矣夫良雄之請命於君朝也將以立存之理君存赤穗
矣之後也然義在官爵逐之乃與仇並存之豈不顯言然所
謂更大學頭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考之乃高忠雄與不顯言然所
矣然有慶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考之乃高忠雄與不顯言然所
不請逐大學之既不義也大號一也出不可萬一良雄與不顯言然所
矣請之庶幾可得也彼二當赤穗侯逐義使萬一良雄與不顯言然所
輕重固未失也彼二當赤穗侯逐義使萬一良雄與不顯言然所
士三下人既死君臣以法又立長還請先朝而曰赤穗軍
於天不於夫既死君臣以法又立長還請先朝而曰赤穗軍
死固不足道其損於政亦善乎已矣是陳焉者孰不感願
朝廷之業榮安使若不可色固其輕也今良子不感願
乃受再煩榮安使若不可色固其輕也今良子不感願
二子者願指唯事而阿順曲從一如此蓋見其輕也今良子不感願
其氣齷齪為安井藤井無材也持以至此耳良子不感願
人矣當是之時赤穗非無材也持以至此耳良子不感願

大高之徒皆其選也良雄一無所使而獨以二子為之緩急不
辱命唯有大材者自能之豈口弁色莊之士所能為也夫二子
國之後致此也嗚呼用人之除可不慎哉大事去矣亦由良雄誤
用二子致此也嗚呼用人之除可不慎哉大事去矣亦由良雄誤

望曰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穗重以書戒諭自是諸不附良雄
者日夜潰散不已九郎兵衛亦東夜而逃赤穗高家元箱
有餘產自始國難專謀以財自逃景以四月十好貨致富家
未至自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為眾追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使
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所畜器財託赤穗高家元箱
上三十日不知竟何如也父子所畜器財託赤穗高家元箱

大石良雄聞之使就封閉戒高家無繼人至翌年八月九
即兵與三而兩去比隣共起而追及之謂曰汝不金杖而九
箱取金三子或曰無兵色乃還金邑人九不即兵杖而九
狗市而後放之或曰無兵色乃還金邑人九不即兵杖而九
死節九而後放之或曰無兵色乃還金邑人九不即兵杖而九
兵衛滅迹而獨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
去不知所終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
不本直清終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
在去國後寺故信以執仇東行在盟先不破正種間光風欵良雄
其餘十八人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
井所夾持送巡顧望苟免而已則休筆記載藤井又左衛門為
立為安井大野所欺吁小子我乃祖某有軍功於國彈正君當
時其祖耶彥右衛門女正以藤井某存亡一且緩急其生忘義
辱此可醜之甚矣又曰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建部喜
六近藤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沢彌一兵衛大木弥一
清兵衛近藤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沢彌一兵衛大木弥一
右衛門近藤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沢彌一兵衛大木弥一
安井大野之道出城東西捕山先期良雄封府庫籍田里令吏循
至赤種

行境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鄽並禁喧擾至是迎拜官使於城
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良苦因進言於兩監察曰
朝廷賜寡君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承安執大垣二侯奉旨
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命之聽然主殺某等義當死之况吉良
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有何面目以
見諸乎但以寡君之茅大學頭在故姑竊生以待朝廷之舉
耳嚮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命之間會諸公至某等從
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肆窮歎之怒以煩執事此某等所以
尊朝廷之義也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罪辱收錄其子牙使
之補黑衣之關而得食祿於朝以襲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
載之仁荷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終人臣之
義乃已惟諸公憐而察之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

而以其死狗國之志固有不以此易者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有恩哉下然後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也不敢束手而謂善辭令哉矣若良雄兩監察未忘良雄又言曰赤穗藩屏國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從大坂之後身服勒勞之勲當時

台德殿下胙土而寵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祖前內近頭父後采女正皆受先朝恩遇衆所知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勸勵士臣傾心本朝惟恐無以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故得罪而沒亦可哀也朝廷如推存舊之恩而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亦使天下後世仰朝廷之德無窮願以此意致之於朝幸甚兩監察曰諾今且以卿言上聞良雄拜謝已以邑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衆曰吾固知官使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死不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有以驗於他

日矣是日兩監察啟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曰官使入邑觀吏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禮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為奉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朝廷聞卿等急効臣順不煩必有恩哉下亦大學君之福也衆欲徒他邑者某等可以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

居二月荒木十右衛門自東都使人報良雄曰昔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諸朝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為大學君迄哀於朝者意者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穗至京買宅

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籌策以為謀主而同仇之徒往反
東西相為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
神崎則休詐為高宗二房人並見後宗房送往覘仇家虛實及其餘
奉約留居東都者吉田兼亮後代良雄領之逐人計其口數供
給衣食及餼舍出價傳驛往來皆量其用資之金各有數植清
種之難世傳良雄等盜國儲金去當時初良雄等棄城而去人
疑之以為其屬意有易量者以故上杉氏分遣家眾守義美本
莊宅日夜警嚴為備及其婢僕皆以采邑人為之義美世食采邑
不縱高賈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開店義美它側居糶若葉便
出入仇家微而察之戒二人無敢急遽為所覺又聞上杉氏使
人偵已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令
樂餘生矣令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謀者屢報上杉氏

以為良雄病且為子孫謀亦無足慮者凡如是者一年吉良氏
稍弛備焉寺坂信行筆記云是歲春吉良氏作庫宅後有人傳
亮使利平太以計入吉良氏三月十四日是日為赤穗侯
初忌辰良雄赴赤穗詣花嶽寺祭享致敬為位而哭甚哀神崎
云是日赤穗男女爭先詣花嶽寺追薦拜神位悲泣如赤穗
父母也又云新濱村民別於他寺立牌位祭之蓋清謂赤穗
遺愛在民如此亦有人自保至乃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社稷
良雄與有七月十八日命安藝守淺野綱長以大學頭淺野長
廣送筑州安置優命許以家人男吉田兼亮使潮田高教近松
行重並見赴京以長廣事報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有東行之志
乃欲糾合同盟之人以趨之其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
大高忠雄並見往而謝之曰吾初與諸君有言今則已矣度今
時之勢有甚難為者久瀆盟書無為也他日幸遇機會則當相

報更與諸謀耳因以前盟書還之以試衆心誠偽有十數輩相
謂田吁墜子誤我至此耶豈非俞乎見二子責以大義辭色甚
峻其餘無素自立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官為赤穗後
群臣虽安井藤井之黨亦以僥倖萬一之福與盟焉及荒木十
右衛門報至私自依賴揚：有自得色至是聞長廣安置之命
下意氣沮喪慮以全生漸與良雄絕問以示異志至有遠跡自
逃者神崎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中右衛門小源五郎衛門
澤六郎右衛門精谷勤左衛門右衛門里村右衛門多田八郎衛
八右衛門助渡方藤兵衛右衛門佐野兵衛門幸田三右衛門
上嶋彌高部角兵衛子陰山總右衛門授戶新田三右衛門
鄉右衛門本新五左衛門近田中六郎本村大左衛門子喜八郎
衛門右衛門高久長右衛門近藤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彌川大左
中衛門右衛門久長右衛門近藤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彌川大左
右衛門三輪喜兵衛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彌川大左衛門前野藏
理右衛門三輪喜兵衛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彌川大左衛門前野藏

谷左衛門高次郎毛利直平太田川山莊左中左衛門清野伊助
順左衛門高次郎毛利直平太田川山莊左中左衛門清野伊助
四月郎毛利直平太田川山莊左中左衛門清野伊助
可七人直平太田川山莊左中左衛門清野伊助
中村清左衛門清野伊助
左衛門清野伊助
驚汗中村清左衛門清野伊助
日去小田田片岡高房同舍亦以旬亡復中仇之日迫山皆失
與去野伊助又寺坂家行步載毛利小平太良雄二盜高八日
亡此二野守平助為矣村宅十步妹尾孫利平門為良去人良日
之允此野守平助為矣村宅十步妹尾孫利平門為良去人良日
後多於京師減者中則鈴田以月十後其間村蓋亡去以考
比之頑愚不師知齋之難植也奧野河村等數十人
甚矣義之難終節之難植也奧野河村等數十人

其同體一心者自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堯皆往與東都之衆
 合十月良雄堯京與高教行重等數輩東行先是富森正因來
 東都正因築宅于武州平間村居之平間村在都未幾以僻遠
 不便以家遷居郭至是兼亮聞良雄堯京乃與正因等議更脩
 治平間村廢宅以為稅駕之所是月二十一日良雄至鎌倉兼
 亮等先通平間村相宅因迎良雄於鎌倉二十六日良雄至平
 間村十一月五日遂去平間村抵都下與子良金同居及其餘
 同仇士皆變姓名外處於市廛之間乃日夜往視吉良氏宅按
 道里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及其所以距上杉氏援兵者甚

何其前同而後背始之好而平之醜也豈以其心不出於信
 義乎哉苟出于信則忠各其所而已矣患難何避總急何逃何
 為則孝為臣則忠各其所而已矣患難何避總急何逃何
 利之進何害之退豈異於前乎噫後之為臣子者可不鑒
 哉

谷耶... 正... 武... 前... 門... 高... 田... 兩... 共... 小... 請... 嚴... 亦... 內... 本... 林... 我... 清... 門... 清... 前...

熟會美病久不愈以本莊土地卑濕常通上杉氏居宿久之
不歸家又議築室上杉氏別墅中自逃別墅在末杲先遣內人
以婢妾往依上杉氏或曰美預慮有變自去蓋風聞良雄等
候已外託養病實以避之也直清謂美自為避難之謀如此
者良雄計不急矣良有以也豈知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良雄於是撰衆中少壯者分為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
上杉兩邸之間常以夜半一更以察異色人出入而踰月之間
寂無聞焉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自稱至自京詣土佐守淺
野長澄故因播守長治二世曰部少輔長照實為赤穗三從
也國城在備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去年以來赤穗國計事上
報初赤穗侯夫人淺野氏除夫因播守長治長澄之去赤穗國
世國俗婦人夫死無貴賤皆去夫曰髻為比長澄尼瑤泉院有
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去人曰髻為比長澄尼瑤泉院有

德侯報怨之日將朝夫人朝見其辭色有異心知赤穗之方
廣曰不知也也兄老為命使長造邸人禁衆人而擾是夫何
曰此何謂也兄老為命使長造邸人禁衆人而擾是夫何
取小刀侍女取小刀也廣不見令左右收之雜之曰我為閣老
至土州君家斷髮未晚也夫進人聽乃斷之及土州君使夫人
之然後出而勝動人自初變舉措安閑一室久之不出就輿
以野人相傳云嫁赤穗侯有資裝金馬良雄併之國儲金貸赤穗
民家令少出息以償不獨助振庭費用民亦賴其利以為便及
赤穗之難良雄以軍興法悉散國儲金分與同盟之衆使之慶
置家累及支時月間往來供給至是具簿并餘金上之世傳良
夫人辭決而去實是月十日事也然勉善聞安之藝侯家造良
赤穗舊臣唯大野九郎兵衛諸夫人所賜論良雄出以予臣是
雄令赤穗之吏賜也夫賞不與之願乃去雄赤穗之臣是
新受夫人之賜也夫賞不與之願乃去雄赤穗之臣是
造夫但造是月十三日使人通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
本載良雄造是月十三日使人通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

十四日義英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當治具乃遽反本莊宅義
英嗜好茶屢為燕之會本莊有一游客亦同此好常出入義英
家有燕會必與焉近世士大夫多慕陸茶之好每燕以吸茶為
者流大高忠雄聞之詐為京師商人從其人李茶燕之法欲因
以通義英由是忠雄得聞義英飯家日及報衆大石信清後亦
聞而知之若忠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利欲問義英乃繼宅本
入義英家宗利與之相昵久之義英令家人寄書浪子招以書
茶云移宅在近念久不相見欲以某日設茶一會浪子不書
屬宗利為書以報又以家貧無人可遣宗利請為使自往得以
覘美美宅中事乃還直清按此必與忠雄所與遊者同人也
於是良雄急警同仇士約以十四夜丑時發是日詰且良雄與
同仇士十數輩詣泉岳寺謁赤穗侯墓相對悲泣不自勝既出
使人請寺主僧曰某等欲各屏迹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約來
貴寺共謁亡主之墓耳顧思一別之後再會無因志不忍遽

去請為我具薄膳得與接一日之歡因取白金三百兩貽之寺
主僧延衆堂設食衆食已謝衆僧曰吾就睡矣公等不來有所
須當請耳因閉戶密語久之申明約束備為區畫至日中辭去
遂馳還市中舍各淨除屋內謝遣奴僕云欲以明且發赴京今
夜往就友人家為便皆以布襪重衣物而肩之乃步東赴本莊
堀部金丸嘗僦舍居兩國橋西矢藏之巷金丸後去本莊為近以
故約衆未過與俱及至薄暮金丸就本莊肆主人晚食主人素
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至此何故金丸曰汝不聞大學君藝州
安置吾輩無所依賴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與舊同僚謀
欲且飯赤穗之邑為農約以明且俱發但日出凍消行路泥濘
不若夜途為便汝趨具六十人會趨讀當與衆來食從此發予
之黃金三兩乃去有頃衆皆至金丸舍金丸為設杯酒與飲比

及夜半金丸遂與衆俱造茶肆主人就食金丸謂主人曰汝今何業豈止於賣酒食耶主人曰近日酒食不售有人勸與俳諧家謀賣句題字募課試錢時俗好以俳諧為戲其師先唱一句者各入所續句并錢會為一所諸君知獲幾何市人事細利亦即批而列之以分工拙

其人曰此好題也吾今為汝成之因高吟曰何乃其岩音遠毛岩可矣衆中有一人姓性曰句題何如主人曰何那何音其音祖

洞音遠桑音桑弧音由蜜哥音清桑音桑孤音孤雖音雖有音有騰音騰氣音氣者音者以此射焉音射雖音雖穿音穿石音石可音可也音也亦音亦吟音吟已音已衆相謂曰吾今行矣遂分為三處一通堀部武庸之舍一通杉野治房之舍武庸見後一通前原宗房之舍皆為同仇士在吉良氏宅側者於是良雄等四十七人皆就宇下解裝出衣物更服四十七人外有徒平僕隸百有四人云音云直音直清音清於音於初音初稿音稿本音本載音載之音之後音後既而畢未會兩國橋上衆咸衷甲以尋究之知其謬傳今刪去

章交整在頭襲章短服各杖短槍伐棍如往救火者狀必世救火服用組若縞紗為纏約衣以便刺擊又為隱語相忘答裂帛為二小幟書姓名其上縫其端於左右之袂令幅白動搖同仇相辨以驗衆各頸笏約先獲仇人者吹以相聞令卒擔鐵挺竹梯斧鉞之屬以從或曰凡卒皆傭夫也遂進至吉良氏茅三面圍之此合壁不可圍因部其衆為三隊各皆聯四人為一或云每聯三人一人當敵令左右相救無為敵所獲令衆曰毋殺婦人走者毋追待初笏俱發竟事出以鑼聲相聚毋相後令已先捕其後門隅街亭守者守者自吉良氏出戒無敢揚聲使人以刃守之笏發衆呼曰火乃急梯屋推壁從三處入先入者按門捷擒門者三人又使人守之門啓衆亂入且呼曰故內匠頭淺野氏舊臣以報主仇未所請者上野君首耳欲禦者出不

敵我者我不敢害京師人或曰宇治茶商大駿賣茶抵東都下是
事前有一人挾長刀當道蓋其人也商人注視久股慄言曰某則宇治
之商也非敵公等者請無加害其人商人注視久股慄言曰某則宇治
少間見有人從內出就其容起顧呼商人出謂未頃又至此大
聲呼曰獲吉良君其人乃從容起顧呼商人出謂未頃又至此大
商也卿輔之商人自言云義英家人格關者皆伏及下其餘多
藏匿不出衆直進入義英寢室求義英不見衆以手試牀蓐微
煖曰人去未久急令搜索宅中不得見厨傍有室彷彿聞有人
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
人匿其中衆喜曰賊有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鐺擊地有陷窅
不可知衆輒入其一人逆衆奮戰以死其一人走其一人縮首
伏匿於什谷之間衆引出之罵之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
則告我我赦汝不然我殺之不忘又問又不應間光興覲以槍
突倒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國不許著縞者皆曰豈此上野君耶

夫疵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後覲手及之以其首出
召所擒三人遞視之皆曰我君也笏又祭衆皆拊躍相賀或曰
衆前忘義興怒以槍突倒義英按劍隆重舍燭手及之
乃斬幟帛衷義英首而懸之槍干執之又索子美周不得將出
衆呼曰左兵衛君盍出人取乃父頭去盍出遂不見於是良雄
令鑼者擊鑼鑼擊衆聚為一處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已良雄
與衆遂去入無緣寺在吉良氏寺僧閉門不內衆班荊休于
道上久之良雄謂衆嚮去吉良氏茅志視火恐致火災貽禍鄰
里使人往視竈中以水沃之或曰此事良金祭之黎明祭本莊
西赴芝泉岳寺本莊寺距令卒二人各以槍前行為鞞紙次帛
衷義英首以二槍合鋒結帛其間卒二人昇之或曰良雄與衆
戰死故衆疑其為義周乃斬其首取之不知是否但寺改信行

當時在乘中而其所筆之記不載焉則是疑傳聞之誤也今從信行次良雄一
人步行次衆群行其重傷及老羸者皆乘籃輿以從今按同盟
者良雄預為老者備之亦不輟至也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
輩後過本莊酒肆酒肆主人晨起啓言出見數輩持兵衣服塗
血驚衆欲闔戶有一人若病創者呼主人曰吾渴矣汝為我執
酒來主人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上飲酒其人罵曰汝愚人
我吾今犯天下之法猶不恐況市中法乎以一小囊投曰此酒
價也與數輩盍入拳壘末以槍尾穿徹蓋各傾五六椀飲訖前
病創人請筆書俳歌一首云云末署姓名大高源五皆追衆馳
去主人後披小囊視之有黃金二兩封皮上題云元祿十五年
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家臣大高源五關死此金有掩我屍者
幸取充酒價良雄道使吉田兼亮富森正因適大監察伯耆守

仙石久尚茅請罪大監察官不止仙石氏但告是日以月望
造朝者絡繹相屬於塗見衆行皆驚異有停騎問故者良雄
曰某等復仇人也行至仙臺伊達氏邸下守街者恠而止之請
告知邸吏良雄令衆止頃之有一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
實告其人曰街亭有官法察異色人故守者姑止公等耳公等
往良雄等乃謝去至倉津保科氏邸下守街者又止之良雄告
之故且道前過伊達氏街亭事守街者乃聽之去兼亮正因杖
槍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今有一急事末願見伯耆公面陳之
久尚使人進之二人先以所佩雙刀授將命者然後入就席坐
久尚出見二人二人稱故内匠頭淺野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
四十七人謹言某等以吉良上野君為寡君之讎昨夜攻入其
宅殺之今仇已報矣某等分當自殺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其

得罪 朝廷亦已大矣某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 國家之法
又使某等不信 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皆就芝泉岳
寺窆君墳墓之地以俟 官裁敵死耳因懷中出四七十人名
薄進之久尚曰衆止此耶二人曰諸士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
皆不許其共事者止此久尚曰吾今當趨 朝以卿等言上聞
乃出二人因請曰某二人幸得 命右左願使一人赴泉岳寺
報衆久尚不聽曰尚有可問者今急朝不暇及卿等待吾 朝
及令家人為設食二人謂使令人曰嚮者所攜二槍在門外請
使人收之久尚詣 朝以二人言聞會會左兵衛佐義周遣家
臣平鴉駱詣問老丹後守稻葉正通以前夜上聞 將軍命少監
察阿部式部杉田五左衛門往至美英子檢覈美英尸及家人
死傷美英尸傷左右手足或曰美英尸如戰死者義周傷額二創

或曰亦自言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流入口昏眩以故不
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衛齊藤清右衛門新谷弥七郎部右衛門清井一幸須藤與一右
左原長太郎柳原平右衛門鈴木正行牧野春齊森半左衛門小
即辛一人傷者二十一人皆云一傷輒廢不能戰其餘無驗
者皆云聞難匿舍中不敢出或曰此徒他日有 官命又聞驗
鄰家其比鄰者曰牧野一季適後駿河其西南皆市塵土屋主
稅云初聞如火災已而知美英家有兵親率家衆臨界見士二
人自稱故淺野内匠頭舊臣小野寺十内原總右衛門後並見今
夜報主仇其徒四五十人相將而去味爽不詳其狀並清謂主
同為朝臣而居亦鄰接有患難相救之義今見其難不救縱美
野家衆殺美英去此在為士者知其不可而主稅於是獨不
耶竊量主稅之意在不苟潔已以妨人美其用意近厚矣不
廷之不問亦寬政之一端也但未知主稅此舉於義當與否耳
牧野本多兩家知郎吏皆云昨夜所聞似有異不詳事狀堂上

有一小箱題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遂具
事并書以上其書曰赤穗倍臣大石良雄再拜自去年三月寡
君奉命館待 天使與共事人吉良上野君有隙遂以朝會之
際廷手刃之宣以積怒不得不報耶 朝議以寡君不知所避
為大不敬賜死又命列侯持節來收其城邑陪臣某等請 官
使指揮謹以城邑上尋復離散鄉里不敢聚居其土誠以畏
朝威而急於奉命也寡君之報怨吉良氏也為在廷諸公拘而
止之以故不果其志意其臨死之門遺憾無伸在委質食祿之
臣實有不可忍著以陪臣之賤謀朝貴之臣橫恣之罪非不自
知然同仇士相議令不洒戴天之恥無以盡在三之義故今夜
謁上野君敢請其首以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之
後有未臨于此者辱賜觀覽亦足以知其等之志矣元祿十五

年十二月日赤穗陪臣良雄等再拜白此書亦以國語為之今以華言下祭墓文故此
書下在廷人皆傳觀之嗟歎不已或有泣下者閻老豐後守阿
部正武揚言於眾曰以今世有節義之士如此豈不足為國
家盛事哉是日

將軍御殿受賀公辰成朝閻老以下趨之久尚乃還又見二人
問曰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去赤穗後曠日不為何也曰初大
卒埃罪閉居於家寡君之仇枕有未必透報者大學既竈遂執
刑自是決意致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不易覬覦故久淹至
此久尚又問美英死狀二人具以實對問于義周曰搜索宅中
不見問家人曰某等約入宅不敢縱殺但其未抗者不得已而
殺之然驚駭狼狽莫足與敵獨有一少年拒鬪甚力衆雖不得
不殺亦愛其勇而惜之或曰此少年本東都京橋高家子也仕義英家為所寵常侍左右此夜鬪死翌

日父未收尸無首乃知淺野家又問同仇士有死傷者無曰死者無有少傷者此方乘壁攻入時以昏不辨色故倉卒之間不免有觸刃相傷耳非為仇人所傷也於是久尚遣二人去戒之曰卿等往與衆會泉岳寺以待朝廷廢盟併以告衆無致紛擾為要二人曰謹諾遂辭去良雄等行至泉岳寺衆皆持兵入門寺僧大恐良雄謂寺僧曰某等非連逃之徒今所以來此欲一告發故君墓而已有所擾亂公等姑為我閉門無使外人來乃盥漱已束紙筆書告祭之辭懷之衆亦盥漱從之先使人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素盤置之墓前素盤此云三方世俗有敬雄人以金一星易之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燭案設之素盤外良雄進至墓前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衆亦如之或曰衆臨墓良事先君皆有祿位為等級今同為亡國之臣某不心獨先諸君某與諸君所以日夜憂慮求報先君者非得仇人一事乎前夜

仇人僵問君手是光與先得仇人者問君也問君當先拜謁為稱光與辭不聽於是光與先謁而後良雄等從之良雄又進至墓前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附上鋒刃向外衆皆圍墓跪坐良雄乃出祭文讀之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所謁竊主之臣大石良雄等再拜誓首謹告于亡君故內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年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郎上野君有事於朝臣等卑賤固不與知竊以事情料之臣等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但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繼之以室家遷徙大幸君被囚雖事出官裁職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不能折衝禦侮於前又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身死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亦臣等之罪也今乃倍朝命謀仇人虽固知非公敬上之意然臣等既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視君仇人而不為之仰有以慙不共戴天之言俯

無以酬不同蹈地之義他日苟徒抱耻而死亦何面目以見我
公於地下乎由是臣等相議誓以死報自始謀此事未棄妻子
離親戚奔走東西不遑寧處衡冒雨雪并日而食一以間視仇
家不失機會為務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事盍先朝露
則相勸急於致死者屢盍清謂觀於此言則當時有銳志赴死
然又恐輕拳輒拳輒敗重為世笑以貽我公之辱是以曠日持
久而不敢發亦有待耳遂以前夜四更往攻吉良氏賴天之明
君之靈早得仇人以首末獻自今以往某等有以復公而死無
憾矣此七首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良雄者今謹還上公有靈
請以此甘心仇人以快當日之怨臣良雄等再拜誓首謹言讀
畢起取盤上首以七首擊之三乃復焚香拜退衆亦如之皆泣
數行下良雄等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某等之事畢矣前使人

請仙石伯耆君告以某等罪貴寺誠以犬馬恋主之心不忘
故君墳墓之地幸得就死於此亦臣等之願也願和尚無以亡
虜之餘見拒令開門曰上杉氏必率衆來攻某等出迎彈正君
謹以某等首授耳或曰是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八中田利
以夜馳赴會則公等已去當出見無及良雄等而昨夜言前
蓋魚力後期見論已聞之矣今當出見無及良雄等而昨夜言前
於是具書使寺改信行日夜西馳赴藝州見後以前夜復仇事
狀白大學君及過赤穗故里報家人知之因各託家書以行世
是日有一官女乘轎至寺自稱夫人淺野氏使曰夫人謝諸臣
為先君報仇聞之感動悲喜不可言不料今日見此事諸君
忠赤自使主人心先君亦知自地使下矣夫人不憚就見此事
寡君之靈也臣等何力之敢使夫人謝諸臣不憚就見此事諸
先願之其首還報良雄令至墓下視之乃去盍清君首安在
本錄之也今刪本文不錄獨以其事偉姑存于此又使後人知
者為之也今刪本文不錄獨以其事偉姑存于此又使後人知

當時有云如寺主僧引衆入坐獨良雄父子與衆異室為煮粥舖
此之說云如寺主僧引衆入坐獨良雄父子與衆異室為煮粥舖
之見衆寒謂曰寺法禁酒不入然諸君寒矣不得酒無以自強
不可拘以常法乃買酒三斗縱衆飲衆飲酒勇氣十倍曰以此
戰上杉氏兵何足敵哉酒闌各為俳歌視志良雄歌曰嗚呼二
阿樂哉耶思波思毛比霽都波禮雲身舍音須都浮音宇
世與夜通音與月音都喜加加留雲毛音具無音奈志直清謂此
復毫髮怨之無大高忠雄病創不能起其哥曰山遠山音耶
裂音左力知加羅折音於松乃松音霜音志毛直清謂此
酒肆中所詠令載于此英氣未衰也岡野包秀後自題其歌云奉
項羽帳中遺意蓋其英氣未衰也岡野包秀後自題其歌云奉
上野君首進亡君墓歌曰其乃音祖香音比雪音乃由喜淺音阿左
茅音乃野音乃梅音免哉音加奈直清謂此歌以仇首血腥比
流也其餘多不錄多矣此今錄中好為和歌自述其傳于世者亦
流也其餘多不錄多矣此今錄中好為和歌自述其傳于世者亦

見義心之痛切與志氣之勇決者良雄使人取素盤來以義英
再祈不論其詞之工拙雅俗也良雄使人取素盤來以義英
首與主僧曰吉良氏世家貴族也今以仇讎之故委其首於塵
土無禮願和尚善謀之主僧受而寘之佛前翌日主僧白官
還之吉良氏或曰上杉氏取某寺葬之病其無首
使其僧移書泉岳寺請之以告良雄曰吾取首葬之病其無首
祭之後無以此為惟和尚所裁子何慢遣人之首如此是眞腐者
為哉急投與之良雄叱曰豎子何慢遣人之首如此是眞腐者
及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衆至良金聞之曰此必浮言也上杉
氏若欲擊我豈待日中乃至耶良雄曰固然但慮變者不當如
此於是衆皆厲劔良金亦厲劔謂寺僧曰公等嘗出戲場觀木
偶人鬪乎至於生人之鬪則徒耳聞上杉氏如至某等力戰不
在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至直清謂僧
曰良雄以下長年人皆厚重寡難望之可畏或問良事則曰
善處死矣問美家人則曰死難者多亦在人臣之義無愧矣
其他不敢發一言但少年人久尚復造于朝具以兼亮等言上
直言無所回護耳

聞是日有俞分因淺野家眾置四侯郎之越中守細川氏者十
七人越中守名網利之隱岐守久松氏者十人隱岐守名定
預豫之甲斐守毛利氏者十人甲斐守名綱元之監物水野
松山氏者十人監物名忠之國城在三河國等閣老合少監察水野
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十人往就泉岳寺以淺野家
眾授四家使者兩監察與其屬吏謀曰上杉氏聞淺野家眾在
泉岳寺必以眾來攻吾輩奉命為使即當以朝旨過之過之
不聽則當與淺野家眾共死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無辱
朝命庶得以免後人之譏因相與譏處置之道會問老論止兩
監察無往遺三吏詔詔詔野召淺野家眾諸仙石
氏受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不許乘馬持兵闌入其間良
雄等咸以戒時至皆羣服執槍如前夜赴吉良氏者入門門者

每人問名內之眾帽上堂冠世俗皆推結薰香於髮其氣接
人薰髮以防穢氣也約死雷皮人死留名事亦偉矣吏迎收佩
刀如法又一人以分配四家簿引眾就坐兩監察執紙筆對眾
問其子茅親戚錄之頃之久尚出見良雄等宣命眾皆敬諾因
復問前夜事狀良雄兼亮二人忘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語唯
謹水野小左衛門問眾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
童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類土人豈其生長於邑耶良雄對曰
今年始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声與年相若然甚長大殆如壯
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從而嘆之小左衛門曰故內匠君得
人之多亦足以為朝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坐中人又
皆然之於是兩監察令四家使者逐次受人眾如數良雄屬細
川氏使者先往乃招良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往時所與汝言

者汝毋忘直謂所言蓋良金見後良金曰某命置因他家者不肖敢不敬承
大人幸無以為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衆更衣其家受因必齋新
衣令既就輿輿皆不鎖輿兩麻令平二人執其人佩刀在輿左
右從行此皆以義士使者將士平監護至皆實之別邸之舍供
甚盛其夜越中君就見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乎又曰除卿
等外赤穗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同
心然臣等相議今以衆動恐重得罪朝廷故特與久次近侍
之臣共事耳聞寡君之死日夜哀戚以致精神衰怯不勝事亦
及今日一旦聞寡君之死日夜哀戚以致精神衰怯不勝事亦
可哀問大野九郎兵衛曰亦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自傷衷戚
殆如喪心之人隱岐君亦就見衆勞之憫良金曰卿有母若等
耶對曰臣有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流涕隱岐君不

忍再出言乃起衆在四家庖人饋食必戴膳衆食飯與羹而已
其餘不食早晚外為之設他食亦辭不食後數日請曰臣等日
賜盃饌亦卑賤所宜敢辭不可又請曰臣等自來寡君以來不
御酒肉嚮以恩禮之隆不可急伸私情不敢告請令庖人日供
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其志聽之越中君待良雄等最厚真
火爐於坐以禦寒不得出火蓋炭盡以他爐更之日賜浴一次每
浴給禪浴衣各一正月賜以生絹衣上下服令服之如平生儀
服生絹衣俗云熨斗目每逢前正又令工厲良雄等佩刀并繕治
更裝刀成尤物接伴人或告良雄良雄曰明矣哀憐某等至此
不知所報然某等命在旦夕無以佩刀為也君為某等告公止
之君以刀好見稱此或有之寡君好劍所畜皆試利純某等去
赤穗有復仇之志因分取之今所佩皆是其為君所補亦有以

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賜淺野家衆四十六人死除寺及信中人
教如今越中君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庶幾與卿等共生全之歡
今聞朝命大失望矣良雄等皆頓首再拜曰朝廷不以極刑
大戮處亡虜臣而待以殺士之禮於臣等亦榮矣自去年蒙左
右恩庇事過厚實出非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侍臣
幸得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等區區志願在此言未既越中君
命執注子未乃先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和俗死生二別皆合偏
錫爵已十七人者皆拜且退隱岐君亦與衆訣因謂良金曰卿
毋聞卿父皆死當抱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可遺言
者具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趨達之趨讀良金曰臣父良雄戒臣
縱有恩命萬一報臣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以明徇國汝者
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石氏亦以此為言今賜死

於臣父子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
生理故與之永訣而去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臣
死不敢忘隱岐君聞良金言泣下左右為之竦動四家皆令衆
沐浴賜新衣服之以俟細川氏所及午時大監察伯耆守仙石
久尚及少監察長田喜左衛門歷四侯邸以朝命屬四侯曰
故內匠頭長矩當錫宴天使日又吉良義美於朝其罪在
法不赦義美以無罪奉職如故生殺出上肯而長矩家臣號
稱主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賜自盡四侯宣命於衆
皆誓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分朝廷處之極刑以懲天
下後世而辱賜劍以自裁亦朝廷之仁也良雄拜命畢顧細
川氏老臣在傍者曰朝命有聚徒結黨之語夫招誘非類請
張為姦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矣允此四十六人者皆委質

寡君志同報仇而舉事之間不雜外人今也虽得罪朝廷不
輕然人臣同死主難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如何乃微笑起就
死四家為草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被若氈為坐施
帷於前卷之朝廷別遣少監察各二人監視細川氏杉田五
記久松氏鈴木次郎左衛門齊藤治右衛門毛利氏荒木
衛門駒木根長十郎水野氏久留十左衛門赤井氏平右衛門
吏平各人自殺人出就坐相者從之相者皆以家臣為之細川氏
若于人自殺人出就坐相者從之相者皆以家臣為之細川氏
七員輪司之以五俟自殺畢主者下帷以布被若氈累尸徹之已
復卷帷次一人輒出自殺亦如前終衆乃止或曰細川氏每於
窺密閉之外為木櫛各堅名旌其上題衆皆遺言求葬泉岳寺
云第一某姓名某二其姓名即送致寺

識之都下人聞之往吊祭者日成群為以數月不已皆流涕歎
歎久之乃去

義人錄

大石良雄號內藏助和俗多無字其有官者以官為稱無官者

用字無意謂者雖君父前唯此稱朋友相呼亦如之其子

秩千五百石赤穗國老父曰權內母池田氏備前岡山國老池

田出羽之女也初良雄曾祖及祖父皆號內藏助世為赤穗

國老祖父內藏助生權內權內生良雄權內早卒良雄以嫡孫

承祖嗣為國老因以祖父號自稱云或曰良雄父曰長權內次

良雄推內早卒無以故良雄嗣為國老今按此說非也直清聞

之池田氏通家曰良雄者權內之子其妻池田氏者權內也小

亦勉善所聞安執人良雄為人簡靜有威望甚為國人所倚重

死時年四十五

吉田兼亮號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知郡事此云郡代兼亮

強力有材最通軍國之務又以言語為國人所稱赤穗既滅良

雄在京遣兼亮領義衆於東都一年為衆經理衣糧伺察仇家

消息甚盡心其間遂能一舉而伸志於天下賴兼亮之力為多
其末東都列侯聞其名爭聘兼亮以志徇國皆不就衆入吉良
氏茅兼亮元辰等以年長將之兼亮先衆力鬪殪二人其臨終
有和歌曰君音加君音密為音多思音祖積音都白音羅雪音志遠
由喜散羅須音知今計朝音左峯音密春音留波音風設音加死時年

六十三

原元辰号惣右衛門秩三百石步卒將此云足其臨終有和歌

曰曾音典利音念天音君喜音密母音充雨音母使音知羅音設無音志人音典利音人

急音祖具音死出音乃山音麻耶音路知音密直音清讀音元赤音穗之音哥難音曾勸音其

子音以美音而此音時已音七故音元辰音臨終音之死時年五十六音山

間瀨正明号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察死時年六十三音山

小野寺秀和号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知邸此云京都屋敷留

秀和在京好孝禮見師儒聞赤穗之變棄家累赴之京師人聞

赤穗衆報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果然其臨終有和歌曰今波

以音今麻音早耶音波言音古乃音充葉音波種音毛種音左無音加利音計利音無何音乃何

雨音為禿音天為音露由音都結音無須音不死時年六十一音奈

間光延号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此云其入吉良氏茅筆

題和歌繫之槍于其歌曰都音耶密音古烏音利未音左以音言音音古問音先

無音武士音乃二音毛有音恥紅音阿留音世禿音與世音知耶音知音音不知音耶二音志

須音良友音人青音地伯音攷曰音此事音風流音可拙音固不音是論音也度音旅宿音之哥

死時年六十九

礮具正久号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比弓銃屯將此云物頭

初赤穗侯之討至國衆方議保守城不下正久與片岡高房相

謂曰我二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殺吉良美虽死將不瞑於

地下謂城中士公等死於城我死於仇行止皆徇國也公等勉
之乃去赴東都及明年夏從吉田兼亮請良雄奉盟約卒以報
仇死早如其言直謂後仇自任可謂壯矣其後良雄守以
亦出於後仇是二人啓之也然始與良雄等合謀不敢急於
踐言先衆輕發志在必成其謀而已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勇
矣死時年二十五

堀部金丸号弥兵衛秩三百石以東都知郎致仕死時年七十

六 近松行重号勤六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四

富森正因号助右衛門秩三百石行人此云正因為人豪健有

材力事母孝與友信又善俳歌好賦其攻吉良氏也見間光延
槍干有笈曰豈輸君乎亦題俳歌一首著槍其歌曰也音充入

天音古無入手音天不停音二音多音阿音奈音加良雄使正因與

兼亮報事仙石氏亦不辱命而還前其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

衣哀女相服傍人皆有恠色正因曰此毋賜也願無易之聞者
哀之其在囚中逢元旦有歌曰今日註二音春音波音訖音波音

不容音羅音奴音加音念音臥音志音不音哉音奈音加音或音曰音正音因音當音從音赤音穗音侯音在音東
因赤穗去東都九百里正因為不脫佩刀乘轎日夜更夫以馳三

死時年三十四

潮田高教号又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此云國繪圖役

死時年三十五

早水滿亮号藤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十

赤垣重賢号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三十五

奥田重盛號孫大夫秩二百石掌軍器此云武死時五十七

矢田助武号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九

大石信清號瀨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七
片岡高房號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習侍主務此云近習人高房
臨死語傍人曰某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從寡君擢行間廁之
士呂賜祿命職與郡臣齒今並坐自殺者多為赤穗世子等而
孰謂馬前之僕乃與此等人同辱 朝命以死不亦榮乎顧無
以報寡君知遇之恩耳乃流涕不已聞者為之泣下死時年三
十七

以上十七人賜死越中守肥後辰郎

大石良金号主稅良雄子母石東氏但馬豐岡人京極氏老臣
石東源五兵衛女
自幼岐嶷如成人年十四有赤穗之難與二弟從父至京明年
良雄遣妻及幼兒於豐岡託外舅石東氏召良金於前語曰人
生十五曰成童始字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之言又

道莫大於義：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恩至厚義當為先君死
汝雖未仕於國親受君祿然其年長於家有衣食之裕僕隸之
從自享奉養之安優游歲月之間汝之私國恩也亦已大矣汝
獨不念以此時損生而有以報先君於地下吾勸汝死父子之
情非不自傷顧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載孰若以義死
流芳百世此吾所以愛汝之深也汝若不聽吾言當從汝母飯
豐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為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量某亦知
大義之分寧忍忘主棄親自為禽獸之行而莫之恥乎願與大
人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
幼而志壯也泣下曰汝能如此誠吾子矣是歲九月良雄使良
金從小野寺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崎驛去額上髮
乃傾然一丈夫和俗近世皆剃去頂髮留兩鬢至項會為髻
平居露頂無冠巾幼年人少剃頂如月弦別東

額上髮跨月弦上屬之後髻待年十五六以後稍長大剃去前
髮初為成人謂之元服蓋假古冠禮之名而稱之其實無加冠
也之事十二月從良雄攻吉良氏力關過人衆不知義英所在見
室中有竇窺其中闇然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未曰我身小
囚於入竇直跳入其中衆亦從之入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
如此後木村貞行在松山侯邸以此事語侯家人曰某等自始
謀此事未分自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朋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
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竇乃為良金所先此知人不独有勇
怯勇亦有優劣不相及也死時年十六
堀部武庸号安兵衛金丸養子不知始何姓秩二百石親從隊
騎初武庸仕溝口信州家有故辭去方流寓東都依一朝臣家
會武庸諸父某與某人有怨關於高田馬場之下高田馬場名武庸
以身赴之平擊殺某人扶諸父以去都人聞而壯之其後仕赤

穗金丸愛其勇健養以為子死時年三十四
中村正辰号勤助秩百石典書記此死時年四十五
菅谷政利号半丞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四十四
不破正種号教右衛門本性岡野氏父曰治大夫為不破某冒
姓不破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正種嘗得罪於君去赤穗寓居
東都下數年常自眷戀舊主不已聞赤穗候之死大恨曰自今
以往吾復何待居常怨不樂至明年秋正種自東都至京見
良雄曰某無狀得罪內匠公然尚望他日得以贖罪自効不謂
內匠公一朝為美英所構害以沒每一念至此未嘗不痛恨大
息忽然忘生如聞諸君欲為先君報仇某虽不肖獨忍偷生苟
免願使某補行伍之闕而從諸君之後庶得以死報主而謝過
於地下是諸君之惠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為先君

所絕而先君亡矣吾無所承命而縱子復群臣之位則是死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不已良雄嘆曰子誠忠信哉吾東行在近當以他日與子俱至泉岳寺為子請命先君之靈然後可正種遂以是年九月啟東都無何良雄至與之約日詣泉岳寺正種朝服趨寺良雄亦朝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常時啓事狀乃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哀臣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自言訖却立久之呼正種曰來君叔汝宿過復汝祿位正種涕泣拜謝乃退遂與眾赴吉良氏崎今按神峯記先是國野治大夫岡清九郎井關德兵衛有故去國有年聞赤穗之難眾議保守國城三人者自詣大石良雄請與眾共死良雄感其志不許其請蓋清疑此三人者首得眾赤穗不破正種間不許三人共死者方守城中之時三人者破外來而敵之嫌於後則許之固無不可也然觀三人者能請於前不能請於後其飯羹之心亦有不可信者耶將三人者能請

心以死保守而於復仇之謀有死時年三十四
不合耶是未可知也
千馬光忠号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五十一
木村貞行号岡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其攻吉良氏内
面縫著詩而序之曰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橫之行二者卒然
相激於諍笑之間必有相害而不相容者宜乎先君之逢鄙夫
而隕其身也悲夫惜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擊之間而
身獨嬰法網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朝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
等以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詢抑
志以至踰年未發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兵衛始仕
於霜臺君之時受公子采女君之遇由是吾父總兵衛事前内
匠君甚見昵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年虽不敢私不次之
竈然因父祖之績荷世祿之厚以養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也

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與蹈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
王之恩下無以辱人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欽冀賴先君之靈得
義英父子首獻之影堂和俗葬送無貴賤皆用淨署既葬託牌
位若影於寺真諸佛堂龕中
臣等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詩一絕以述其志身
寄浮雲滄海東久愆恩義世塵中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
草木風直清按此詩序原甚為疎淺不成章法蓋和俗不解
文法自老師宿儒已然無惟乎武人之拙於文辭也然
心口相合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溢言外由是知文以氣為主
可不誣已今并其詩增損改易令可讀如此
死時年四十六
岡野包秀號金右衛門秩二百石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附包秀父某亦号金右衛門與眾同盟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
世俗多襲父号其事必在又即世之後包秀父存時餘九十即
至父死因稱其号以見繼又志之意也
貝賀友信号弥左衛門吉田兼亮弟出嗣具賀氏秩二十五石

管庫此云藏死時年五十四
大高忠雄号源五秩百石近侍祇候此晉忠雄母寡居剃髮為
尼曰貞立寔小野寺秀和之姊也赤穗之滅也忠雄留母於家
適京至明年九月遂去京赴東都貽母書曰某兄弟所以違膝
下千里而東者一在復先君之仇以雪公家之耻一在明人臣
之義不辱父祖之名此某宿昔心事所嘗為人道也今復略陳
情素如左當先君之時群臣身居重職被深恩者於今歷々可
數某兄弟位卑分賤非有恩寵以顯於眾而大人老待養於家
使某苟全性命隱居而終菽水之歡亦非世所指名也然區々
之心所不忍者嘗為侍從之臣朝夕執事先君左右儼然其容
藹然其言至今猶在夢寐不能忘也且夫棄封侯之富不顧社
稷之重而自快於屢弱之吉良君此必有大不可忍者意先君
允按此言大
非也近侍固
貴何言卑賤
苟計全躬命
則安得不答
乎
指各二字亦
不穩宜曰非
君子之所罪

而不可乃云
云亦迴護耳
此非忠雄之
意乃室氏之
誤筆耳

計之於心熟矣孰謂倉卒之間舉事不克而自被刑戮者足異
處乎命數之極無可奈何然天下之所為痛恨大息者豈有以
加於此哉想先君臨終之時當自抱無窮之恨寃結以絕紆鬱
臍臆夫誰告訴某等每一念至此未嘗叩心絕氣痛浹骨髓竊
謂先君於是不為無過何者燕饗冰擅兵之日公庭非爭鬪之
地此二禁者先君兩犯之豈以忽之故不暇自顧於此耶
朝廷踈之以法固當矣故某等謹以城邑上入於官視公國
如去傳舍所以謝先君之過服朝廷之義不敢自比逆亂之
徒雖然先君非病狂喪心之人實以有深怨積怒於吉良君寧
與之俱亡而不悔嗚呼君仇如此而為之臣者坐而視之不以
死報可謂國有人耶但以大學君幽囚於家廢舉未可知日夜
庶幾朝廷少貶吉良氏以為大季君之地然後命之爵位錫

之土田使之有以繼先君之後則是先君身死而家存也苟使
社稷不亡宗廟之祭不絕先君之靈亦將有所依賴而安矣如
某等之徒退而自殺可也自逃山林以俟死可也是故隱忍不
奔以曠時月之間身處困辱而不辭蓋其心在於存社稷為重
也自大學君安置之命下然後某等失望朝廷而其復仇之
謀始決夫國之興廢有命存焉事之反覆未易測也使天悔禍
我赤穗之國大學君之興不可知然某等竊見朝廷處置已
定先君之祭絕於今日至此而猶曰有焉云者此但為偷生苟
免之計耳衆或謂今當共詣闕乞為先君立後不可然後敢
死於仇家未晚也此議亦不為理然堂、朝廷大号一出加
於天下不忘更以寒士之言反之且有請而不得命因為復仇
之舉是讎朝廷也恐其於事無所輕重適足以貽淺野氏之

禍耳此某等所為先君復仇者豈有少望朝廷之心哉以盡忠所事也然朝廷追罪某等以大逆無道收其父母妻子致之於法人臣之義亦所不辭自始謀事之日嘗有一策以獻大人他日有如總急大人以平生之言自處不至先事自裁萬人所望在是爾嗚呼言及此使人為之場息精爽飛越然使大人悲哀憂沈如世婦女其兄弟亦方寸迷亂喪失其所以為心賴大人之賢明嘗勉某兄弟以義其言曰汝等上無負爾君下無辱爾先吾復何悲某兄弟夫復何心能不欣躍生則勇氣有倍死則冤魄以安此皆大人之賜也豈非不幸中之大幸歟在此屢與秀富言而樂之秀富忠雄母弟小自古兵之勝敗在勇怯而不在衆寡某等與仇家相遇其以寡破衆也必矣况某年三十一秀富年二十七包秀年二十三包秀姓國野氏忠雄婦子

以鼎盛之年加之兼人之勇先登力戰無不摧陷誰敢當我鋒者其視仇人几上肉也將取此老貴人之首為閻王之贈以耀金簿之觀金簿言閻王麾下黃金泉簿錄泉客也此等鄙俗必信浮屠之言但平素不識識宣不快哉願大人無以為慮但所悲者大人老遭困厄榮榮獨立遑安往奈何有子如此而使母為無告之人某等不孝之罪亦已大矣然士不幸而遇君親之難不必為君不必為親惟義所在故其急於為親也或有去官棄職竊負父母而逃之寧得罪於君而不悔其急於為君也或有滅親覆族以赴國家之急者雖絕父母之命而不恤其所以然者何亦以所謂義者不可違故也此大人所素通知者豈煩某一二言之哉大人既剃髮為出世之身宜朝朝夕事佛務營末世之以消今日之哀遇良辰佳日步詣寺亦於節宣

其氣為直時飲食謹疾病日夜自愛以終天年岡野氏妙忠
秀野氏也包及甥女阿專等阿甥包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
哀其乳母亦煩大人相勉無以某故自損嗚呼言有盡而情無
盡今當永訣臨紙潸泣不知所云此書原之文以國語為之
史公之筆力以之指之何也然先儒不是趙君而禦其父母
敵獲天性之親則國事之重亦莫一途也論受君重徐庶蓋
係母天性之親則國事之重亦莫一途也論受君重徐庶蓋
言其語意似謂人臣奉君之不可得已加害其父母若忠
甚者忠近世北條氏臣奉君之不可得已加害其父母若忠
人無學術唯知宗武近世士大夫孫吳之兵故其忠之賊仁
俗如亦可惜也然近世士大夫孫吳之兵故其忠之賊仁
而己至於伏節死義則視名節為外之事往皆是令謂赤穗
葉可違其能全此節而易生者不可忘也足見志一曰所存
不置可違其能全此節而易生者不可忘也足見志一曰所存
呼而無論可也姑死時三十二於天下也宣徒然哉而其所見
置而無論可也姑死時三十二於天下也宣徒然哉而其所見

以上十人除附錄人賜死隱岐守松山侯郎
岡嶋常種号八十右衛門原元辰弟出嗣岡島氏領會計此云
頭死時年三十八以下秩祿關
吉田兼貞号澤右衛門兼亮子無我死時年二十九
武林隆重号唯七近侍祇侯隆重之先朝鮮人也不知何性其
所居之里曰武林文祿中豐臣氏有事於朝鮮隆重先生為我
師所獲其子孫遂為日東人始以先生所出之地為氏云赤穗
義衆攻吉良氏手刃義英此人其囚於毛利氏有詩曰三十
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鄉臥病雙親在膝下奉觀恨
不終原詩二弟四句不成文方自殺時其相者曰柳莊左衛
門利一擊不殊重告其人以擊為不勝其任隆重僵前顏色自
若乃起坐顧謂莊左衛門曰君徐之莊左門曰諾声未盡首已

隕見者感隆重臨死閑暇又稱莊左衛門雖失於前能詳於後相傳以為美談死時年三十二

倉橋武幸号傳助近侍祗辰死時年三十四

村松秀直号喜兵衛守廳此云廣赤穗既亡之後剃髮隱於醫

自稱曰隆圓以妻子未居東都下衆方攻吉良氏秀直慷慨赴

之乃作歌曰命音雨乃音毛知音命不音易衛音奴加音壹比音壹都音壹忘音奈倭音波須音禮

連音雨隱音天加音俱此音遠逃音無死音死時音年六音六十二音二

神崎則休業記中載用浮屠法剃髮受此諱亦無異但稱秀直曰

入通隆圓和俗既死用浮屠法剃髮受此諱亦無異但稱秀直曰

名者稱之曰入道某名近世業醫者多倣此以為常今秀直剃

髮改名蓋亦以醫自晦者也

杉野治房号十平次近侍祗辰死時年二十八

勝田武克号新左衛門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前原宗房号為助掌金銀出納此云金初良雄在京師使宗房

及神崎則休先詣東都謀仇家明年良雄等相率而東以二人

為人及其擊仇前一月則休令宗房畧記國難本末以貽故

鄉族人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為之其志將明

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為人臣失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

貞行又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曰赤城同盟傳畧世或傳

焉死時年四十

間光風号新六光延次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四據則休所記光

種同以罪去國及幸己之難末從父兄飯羹不知世所稱良雄

為正種告墓者光風亦共之耶

小野寺秀富号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性大高氏與其兄忠雄

皆秀和姊子也秀和無子以秀富為後無職死時年二十八

以上十人賜死甲斐守長府侯邸

間光興号十二郎光延長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奧田行高号貞右衛門重盛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矢頭教兼号右衛門七無職教兼方成童以父蔭奉為内豎後
一年國難作良雄方與衆盟教兼同父長助赴之良雄哀其幼
父子就死謂教兼曰卿年弱仕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曰家
君徇難僕縱不仕豈不可獨免况其仕國已一年委質為臣無
以異於諸君也公豈少僕謂不足與盟耶請先諸君死乃引刀
自殺衆遂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死時年十八
附教兼父某号長助亦與衆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
村松高直号三大夫秀直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七
間瀬正辰号孫九郎正明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三
茅野常成号和助監察死時年三十七
附茅野某号三平橋本某号平左衛門亦皆與衆同盟者也二

人獨患復仇事難成欲急以死徇國其去赤穗之明年正月十
四日三平先衆自殺平左衛門亦尋自殺孟情按三平常成同
去美作未赤穗亦疑依三平以為主也今并平左衛門附錄于
此

橫川宗利号勘平先驅士此行宗利為人忼慨常好勇尚氣節
其赴吉良氏前一月與故人書有曰平日自許以天下之健者
唯某等為然今也忽念死與公等別意氣愈不覺涕下顧平
生自視為何如人乃劬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
拔山蓋世之雄犹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誅天下之勇士
哉若夫被堅執銳所當無敵虽漢樊噲紫八郎君源八郎君謂
吾未必遂出其下况於吉良上杉之兵乎願為公等能壯天下
之耳目不至辱四方之遠聽又叙剛叙叙忘叙義負盟者姓名乃嘆曰
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哉但恐吾徒既死之後此輩更相推荒
以鹿為馬自掩已負國苟免之罪而乃公然誣某等以為匹婦
之為諒此吾所恨也故且錄于此使公等知之又曰方今四國
無鋒鏑之恐上下相安君臣相樂而我內逐君獨以一朝之故

入對... 宗利... 勘平... 先驅... 士... 此... 行... 宗利... 為人... 忼慨... 常好... 勇尚... 氣節... 其赴... 吉良... 氏前... 一月... 與故... 人書... 有曰... 平日... 自許... 以天... 下之... 健者... 唯某... 等為... 然今... 也忽... 念死... 與公... 等別... 意氣... 愈不... 覺涕... 下顧... 生平... 自視... 為何... 如人... 乃劬... 兒女... 子之... 態然... 臨別... 而悲... 人之... 常情... 以拔... 山蓋... 世之... 雄犹... 不能... 無帳... 中之... 泣豈... 可以... 此誅... 天下... 之勇... 士哉... 若夫... 被堅... 執銳... 所當... 無敵... 虽漢... 樊噲... 紫八... 郎君... 源八... 郎君... 謂吾... 未必... 遂出... 其下... 况於... 吉良... 上杉... 之兵... 乎願... 為公... 等能... 壯天... 下之... 耳目... 不至... 辱四... 方之... 遠聽... 又叙... 剛叙... 叙忘... 叙義... 負盟... 者姓... 名乃... 嘆曰... 嗚呼... 狗鼠... 之輩... 何足... 道哉... 但恐... 吾徒... 既死... 之後... 此輩... 更相... 推荒... 以鹿... 為馬... 自掩... 已負... 國苟... 免之... 罪而... 乃公... 然誣... 某等... 以為... 匹婦... 之為... 諒此... 吾所... 恨也... 故且... 錄于... 此使... 公等... 知之... 又曰... 方今... 四國... 無鋒... 鏑之... 恐上... 下相... 安君... 臣相... 樂而... 我內... 逐君... 獨以... 一朝... 之故

棄損百年之歆身僵兵刃禍及社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於太平之日方欲以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不能無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縱某等以壽終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餘年之樂孰與苑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之愚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此書原文亦以國語為之宗師人或獲宗利親書者其等之意此書原文亦以國語為之宗師人或獲宗利親書者並裁二通以與兩家而其文有小詳畧耳

神崎則休号與五郎監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事伯耆守森長義長美封於美作列内屬宗為先驅士有故去國同至赤穗赤穗侯聞之嘉其有志人不辱去就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國難二人死之衆謂二人為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直清謂此

見赤穗侯好士又尚節義死時年三十八

三村包常号次郎左衛門雜事掌務此人云小死時年三十七

附寺坂信行号吉右衛門以侯家步卒云此屬吉田兼亮部或曰信行以弓手步卒屬原元辰部下大石良雄嘗使信行

下或曰信行以弓手步卒屬原元辰部下大石良雄嘗使信行

部下者其屬原元辰者

十四年赤穗之難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某卑賤敢與謀焉顧受明公恩厚我不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大石良雄使信行與盟焉十五年二月從兼亮適東都間開崎嶇與之周旋一年未嘗相離既而良雄使信行奉使藝州前見信行即道上茶肆更為旅裝乃行至藝州大學頭長廣留之不遣至明年四月乃脫還會赤穗羣衆以二月賜死信行詣伯耆守仙石久高自陳與衆同罪願與飯死朝廷以事既往

不問信行竟滅迹不見於世云信行自藝州還為羽田某柘植
某以國語錄中五年正月以後所履歷事為一卷其於吉田兼
亮事最致意為而旁及餘人亦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已事但
其未有曰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故中道別衆
而西不能與之共死至今思之以為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
月事也孟清按則休所記同盟姓名以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
并信行教之故亮等伯耆守仙石久尚以云同仇不異於衆及
使其行教之家受十朝人相量員分而信行適在野人屬中會信
良使日藝州不在其命非命仙石也者日必至吏遂依前令分
故屬水野氏者見原數如此也今以他日必至吏遂依前令分
以上九人賜死監物岡崎侯郎是日令猪子左大夫家上杉氏通
丹波守荒川某吉良族人以左兵衛佐吉良義周至公廳此評定
伯耆守仙石久尚宣命曰美周見又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為子

無狀以義周屬安執守諏訪忠虎置諸其封邑信州高島城下
忠虎遣家臣以美周敵居數日送之信州吉良氏至是家絕
六月有命流大石良雄等子十九人皆以如弱若仕他于伊豆
海中是曰閣老但馬守秋元喬朝斐谷村甲傳命市井長越前
守保田某速至司市局此奉行所吉田兼亮子曰傳內兼貞弟
間瀨正明子曰定八瀨正辰弟皆仕中務大輔本多氏家本多
政武國城在中村正辰子曰忠三郎關年仕大和守松平氏家
在陸奧基矩川小城村松秀直子曰政右衛門高直弟三仕長門守
小笠原氏家官長此云從番頭其餘幼弱者大石良雄子曰
吉千代二年十日大郎三郎主年稅片岡高房子曰新六年十日
六之助九年原元辰子曰十二郎皆年富森正因子曰長太郎年不
破正種子曰某六年中村正辰子曰勘次年忠木村負行子曰

總十郎輝曰次郎四郎年八大岡藤右子茅野常成子曰猪之助
唯奧田行高子曰清十郎二年岡島常樹子曰藤松十年曰五郎助
之如子及助武子曰作十郎年九或曰前二年父助武以作十郎
告作十郎及助武賜死主人恐作十郎都士人家甚聰慧主人夫
人夫婦親為作十郎疑信相半會司市遣吏其父家令出之主
細人廣生必謹心對母輕遠無如平作官命召其家令試視容
耶公自願不勉久矣今乃使我飾身如婦聞此意相對流涕乃令公殺我
悔吾為願明告我何欺我為主飾身如婦聞此意相對流涕乃令公殺我
十人送之至府既上堂吏謂無害於法願使僕持之可乎吏曰
可作十郎又下階呼僕還之自是進衆感其舉動安詳不類
幼年人司市宣命已乃進還之自是進衆感其舉動安詳不類
主人親族者令比鄰合力收養待年至十五乃放流之如命或
中一人抱育寓本莊官令里人賑卹之無何其母先刺殺兒
而後已亦自殺以死未詳指為某人兒耳或以為原十二郎弟
是知四月二十八日遣吏監送吉傳內等四人至伊豆放之海

島乃還

附節母義僕事

赤穗之難近松行重奉其母以來東郡寘諸族人之家而已儼
舍其側晨夕省視及其攻吉良氏前一日來告母曰某等受國
恩之深大人所知也義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延生
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衆議以時
不可失欲以明夜決死一舉以果其志身死固不足惜也顧念
供養無主以貽母憂、悖逼中心神惘然然使某偷生苟免上
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之矣願大人緩哀
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且死幸聞我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
我深以為喜亦何悲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
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也行重曰嚮使大人聞之恐

哀憐不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然乃起入
房久之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刃以死傍有遺書告其子曰
吾恐子以老婦故所慮多氣不振故先子以壹子報國之志子
其勉之母敢後衆行重觀書大慟哭乃謂主人曰吾窮阨無以
續養適與母語及此母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
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吾將趨告親友
請為助來待至明日收葬之子為我護尸可也遂留書託治葬
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傍乃去孟情謂此與王陵母事相類然
業之主孰若此母以死勉其子損其以報無後之主也由是觀
之其過陵母也遠矣

片岡高房有僕曰元助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謹高房去赤
穗放還婢僕元助獨留不去從高房來東都朝執薪水之勞出
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有加焉會擊仇之日迫乃召元助

謂曰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仕東都二年爨桂炊玉囊金
且竭顧當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欲
且游歷四方傳食親屬故人家以終年今遣汝去亦自為治生
之謀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
此某為主家所生育主之幸不某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為
他家之僕乎主所往僕亦從織席捆屨盡力自効高房曰汝志
吾固信之然吾今餬口四方身且不吝不可并汝仰食他人汝
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也元助曰奴隸衣食易足謀自食其力決
不以身為主累主在彼惡與某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離於
主為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詞色萬無忝意高房不知所出乃
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為好語遣汝汝猶
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

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為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而逐之
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某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聞主忿言而
今如此是某命盡之時也乃趨而出高房從其後而止之奪其
刃叱曰奴不忠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其死亦主之惠也
某既為主所棄尚欲為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
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盍告以擊仇事令彼釋
然彼豈淺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
此事當秘不欲顯言故託辭他事以遣汝亦有不得已者汝不
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某深能如是乎嗚呼君恩之
大尊卑同之某不負主枕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
曰大石君戒衆皆單身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如違衆是吾
以汝故負信得罪於衆也元助撫然曰謹聽命矣某所以請從

者盡忠於主也潔己之名而為主招譏亦焉用之顧事主無日
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乃
筮橋携之行至吉良氏門外以戾主父之衆殺義美呼噪而出
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授首矣元
助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以橋與衆食之高房趨之去元助
見高房赴泉岳寺乃淨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
及元助事泣下肥後候聞之令人物色求之遂不遇

元祿辛巳之春赤穗侯長矩有罪國除是
年吾師牧野先生歸老江州遠寄書牘云
風聞頃官使臨于赤穗城下城中諸士束
手受命莫敢一辭以為請加之縱偷國儲
之金倉皇四走寔為人面獸心噫赤穗可
謂無人也自後徃復議論每及此事深嘆
士風之頽敗矣蓋先生之為人也雖不可
以一德名焉然其義氣壯勵愛君憂國實
出天性不可揜也故聞失管忍詬之徒憤

元祿辛巳之春赤穗侯長矩有罪國除是
年吾師牧野先生歸老江州遠寄書牘云
風聞頃官使臨于赤穗城下城中諸士束
手受命莫敢一辭以為請加之縱偷國儲
之金倉皇四走寔為人面獸心噫赤穗可
謂無人也自後徃復議論每及此事深嘆
士風之頽敗矣蓋先生之為人也雖不可
以一德名焉然其義氣壯勵愛君憂國實
出天性不可揜也故聞失管忍詬之徒憤

嘆見於顏邑明年春正月先生忽奄革篋
歲臘月赤穗士四十七賢復讐伸志天下
始議諸士之忠烈振古無比焉哀哉吾先
師之不及聞此事而先沒也余嘗懷此以
為終身之恨焉鳩臬室老先生蓋先師之
衆友也今壯諸士之志自撰義人之錄一
帙與余觀之余一閱之慨然起謂千載英
氣在此一卷每讀不覺淚之交頤兼文格
之高序事之蜜氣燄光采不屑班馬使夫

四十七士忠肝義膽見於毫楮之間凜々
乎猶有生氣嗚呼吾先師之不見此文章
赫奕奄歸泉下哀哉余竊願自携此一帙
就先生墓下一羞之奠先生之靈髣髴未
饗今羈官途不果此志乃徒流涕太息以
掩卷而已
元祿甲申之春金澤後李俊新齋主人青
禮幹真叔甫手記于東都寓處

書義人錄後

戰爭之後人心寡羞承平之久士風大弛
夫四十七士者出而海內義氣一振精彩
頓發嗚呼可謂偉矣於是攘臂瞋目以說
復讐世所報粥沸余亦嘗遊東都謁其墓
而徘徊流涕欵其義而衰其志焉然說世
紛々其詳不可得而稱以為憾今茲偶得
室子以傳而宿憾始解會有西海之行燈
下忽々奔筆云

正德二年壬辰冬十一月十四日

南海 多田成常介甫書於
平安匝石精舍

五齋二
年十一月十四日
常
甫
書
計

